

我和胖丫头的巴黎一夜情

4

都市情感



公里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大龄单身男青年砖头王老五在漫漫相亲路上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极品女青年:有歇斯底里型的、有笑傲江湖型的、有稀里糊涂型的、有勤俭持家型的……

茫茫人海中,谁举着他爱的号码牌?芸芸众生中,谁是他的命中注定?

[上期回顾]

小姨给我介绍的女孩,据说是小姨夫战友的战友的上级的女儿。见了一面,我觉得她直爽得厉害,有点受不了。我告诉小姨,我和那姑娘合不来,脾气不对路。启程去法国之前,我的一个大学同学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她一个同事的朋友在巴黎,是个26岁的女孩,让我去见见。

徐唱是个微微有点胖的女孩,脸圆圆的,短头发,笑的时候眼睛就眯成了一条线。我还特别留意了她的说话,奶声奶气的,而且大舌头确凿无疑,不过这腔调配上摇头晃脑的神态,倒真是可爱之极。据她很正式地介绍,自己这种大舌头学法语正好,没有考证不知真假。

见面寒暄几句之后,徐唱挠挠头:“咱们去哪儿玩啊?”

“听你的啊,你是地主。”

“嗯,那我就尽小地主的友谊了噢!也不知道你都去过哪儿了……对了,还没坐过游船吧?”

“没。”

“好啊好啊,咱们去码头,我带你夜——游——塞——纳——河!”

于是,在美得发腻的夜色中,在游船飞溅起的白浪间,塞纳河两岸的建筑物美轮美奂地从眼前掠过。船上基本是欧美游客,个个都显得十分活跃,不停地向岸上的人挥手欢呼,并且得到热烈的回应。每当船过桥时,桥上停留的人群不但打招呼,有的还往船上泼瓶子里的矿泉水,被泼到的人以及同伴就和泼水的人一同哈哈大笑。河两岸经常有三五结伴的人们席地而坐,弹琴唱歌甚至跳舞,引得游船上的人也手舞足蹈。

游船回到埃菲尔铁塔下的码头,见时间还早,我和徐唱就坐上公交车,来到巴黎圣母院旁边紧靠塞纳河岸的一片草坪坐下。我们的话题从敲钟人卡西莫多到徐唱就读的学校、她所学的专业,间或着向来来往往的游艇上的游客挥手叫喊。不知不觉已经十点多钟了,徐唱要赶着回家,于是说定明天黄昏时分在这里再见,准备满足我的要求,去见识拉丁区的酒吧街。“知道不?我就住在拉丁区。”徐唱指引着我如何坐地铁,然后笑呵呵地挥手告别。

第二天,我和徐唱俨然是很熟的朋友,一见面就互相开着玩笑,然后往拉丁区溜达。我抱怨着没去成卢浮宫,那可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博物馆,三大宝贝——胜利女神、维纳斯、蒙娜丽莎让自己期待很久呢。徐唱说是挺可惜,不过法国工人罢工是家常便饭,就跟国内加班似的,很正常,都形成一种文化了。我很奇怪,巴黎是著名旅游城市,各国游客这么多,怎么就不能我家大门常打开,张开怀抱等你呢?徐唱笑了,说连外交官、宪兵都曾经罢工呢,刚刚还举行了一次各行业大罢工,反对总统萨科齐的改革,这帮人也是闲的,每周工作三十五个小时,每年有七周带薪假期,平均寿命长得要命,可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高福利的国家,偏偏酷爱上街,动不动就不干活,看来光勇敢不勤劳,比不上中国人民全面。

拉丁区的街道不宽,两边尽是些书店,随意走进一家,里面空间逼仄,有不少人正埋头挑选书籍。见我进来,年轻的老板和颜悦色地打着招呼,徐唱用法语和这个金发小伙子说了些什么,随后按照老板的指引领着我来到一个书架前,说这些都是介绍法国和巴黎的书和画册,如果感兴趣可以挑一本。我琢磨还是看带画的吧,徐唱笑了,掏钱买了本画册递过来,说是送给祖国人民的礼物。

走出书店,拐了几条街,渐渐热闹起来——这里已经是酒吧区中心了。我们先在一个小店吃了饱饱的一顿巧克力馅饼,然后便找了间酒吧靠窗的位置安营扎寨。这个街区纵横几条街道几乎是一家挨一家的酒吧和咖啡馆,肤色各异的人们从各个方向涌出,将每个酒吧挤得满满当当。我和徐唱喝了几瓶啤酒,两人的眼神都开始有些迷离。徐唱说拉丁区其实就是大学区,所以人总是这么多,而且

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加上今天是周末,所以人满为患。

“知道吗?巴金留学时就住在拉丁区,据说从他家到先贤祠也就几分钟路程,不过我没去找过。”

“这儿挺好啊,跟北京酒吧街似的,热闹。”我望着窗外,认真比较着这里与三里屯的异同。

徐唱笑了:“你是来玩的,感觉不到,待久了,再热闹也会觉得孤独的。”

“这话有哲理啊,我一会儿拿笔记下来。其实也能理解,毕竟身在异乡。你应该多交朋友啊。”

“和老外能有什么真正友谊啊,老外都挺实诚的,可说不到一块儿去,也就是闲聊可以。中国人在这儿基本上不来往,各忙各的。”

“这儿有唐人街吗?”我问道。

“有啊有啊,不过没什么意思,要想去明天带你去看。”

“来不及了,”我惋惜不已,“后天中午就得走了,明天下午还临时安排了个集体活动,去巴黎旁边的一个小镇。”

“嗯,值得一去,周边很多小镇其实比巴黎更有情调呢。”

“你情调的‘调’字怎么发音含糊?大舌头这么严重?”

“好多了呢,最严重是上中学的时候,记得周围不少同学都跟大人似的戴手表,我也想戴,就和我妈说,妈,给唱唱买宝……”

其实总共也没喝多少瓶啤酒,不过感觉自己也有些大舌头了,不知是不胜酒力还是被徐唱传染的。

这时,隔了好几桌的一个外国女孩端着瓶啤酒走了过来,指着我和徐唱讲着生硬的中文:“中国?”我俩一起点头。那姑娘笑了:“北京,我知道!”接下来说的汉语就基本听不懂了。徐唱用法语和那女孩聊了一会

儿,然后碰杯致意。“那女孩儿是巴黎大学的,说自己作为交流生去语言大学学过两月中文,还夸北京漂亮呢!”徐唱指着那姑娘的背影。

午夜时分,徐唱说要回家了,意犹未尽的我也只好起身,担心太晚了不安全,便送她一直到她租住的楼下。临分手前,有点儿晕乎的徐唱和有点儿晕乎的我约好回北京后再一醉方休,并祝我接下来几天玩得开心。也许是酒精的作用,她的脸庞在夜色中竟显得明艳不可方物。见我一直看着她,徐唱低下头,略为沉吟,问是不是还想喝,我回答人生得意须尽欢,一会独自回酒吧街,她笑了,说那还不如去她家小坐,尝尝老外送她的法国红酒。我学着她的口气说好好好啊。

进了房间刚刚关上门,徐唱的双臂就紧张环绕着我,温软的嘴唇令人目眩神迷……

睁开眼,已经是上午十点了,我拍拍旁边光着身子的徐唱,嬉笑间,她的手机响了起来。看了看号码,徐唱食指竖在唇间示意我噤声,然后按下了接听键,边把毛巾被扯过去盖在身上。

“嗯,醒了,哪也没去。你怎么样?好好啊,不睡懒觉了。嗯,结婚的时间再商量,我还没和家人朋友说你这么个人呢。九月太紧了,考虑考虑年底吧。我很想你,嗯,我也爱你。拜拜。”

“谁呀?”我很诧异。

“男朋友,交往三年了,准备回国就结婚呢。现在是国内几点了啊?还不睡,真是夜猫子!”徐唱神态自若。我笑了笑没说话,然后起床穿好了衣服,犹豫片刻,俯身凑向依旧慵懒地躺在床上的徐唱,徐唱就那么笑嘻嘻地看着我,眼睛里是纯洁的光。互相吻了一下后,我扭头离开。

后来徐唱和我再也没有联系。

管桐怀疑自己ED了

4

围城内外



叶莹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28岁这一年,顾小影最怕听到的便是热心人问“有消息了吗”——可是求子这回事,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也是这一年,段斐和许莘开始一次又一次地相亲。

终于,想怀孕的顾小影怀孕了;许莘恋爱了,可这时她才知道,最难征服的其实是自己心底对于“围城”的恐惧;历尽沧桑的段斐也终于找到依靠,可是一个离过婚、带孩子的女人,想要被一个新的家庭认可,究竟有多难?

[上期回顾]

孕前检查结果出来了,顾小影和管桐都很正常,两个人开始积极造人,但是当顾小影第一次拿出测孕纸检查是否怀孕时,希望破灭了。

大年三十,管桐和顾小影一起回了管桐家,结果进门没多久就被管利明刺激了。

管利明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唉,你们也不要给我买衣服,买吃的,你们给我生个孙子,我的人生才算有意义。”

顾小影想笑喷,又死命憋回去,抬头看看管利明,很想从他脸上看见一点许三多的执着。结果许三多没找着,反倒被管利明抓住说:“小影啊,你岁数也不小了,女人不抓紧生孩子就生不出来了。年轻人啊,不要光想着自己……我还不知道你们吗,你们就是不想生孩子……”

岁数不小了?生不出来了?光想着自己?顾小影听得差点揭竿而起,多亏管桐在她之前率先和他爹对抗:“爸,我们不是不想生孩子,我们现在是条件不具备。”

管利明急了:“怎么会不具备呢,你们还想要什么条件?”

管桐耐心地回答:“我还在下面挂职,她一个人在家,不方便。再说就算方便,我们一个月才见一次面,也没那么容易啊!”

管利明差点掀桌子:“你们咋能一个月就见一次面呢?当官还不放假吗?光干活不放假当官干什么啊?还不如我们种地的呢!我说你念书念了那么多年,钱没挣回来多少,怎么连孩子都生不出来一个?”

管桐也有点急了:“说多少次了,不是生不出来,是时候不到。”

管利明快气死了,“啪”地把筷子扔到地上,吼道:“小兔崽子你岁数不大还反了?”……顾小影闷头吃饭,由着这父子俩吵。不过她也没多委屈自己——第二天就死拉活拽着管桐回了娘家。

结果自己家的日子也不好过。起因是顾小影的堂妹带着满一岁的儿子来大伯家拜年,顾爸和顾妈看着那

么可爱的小孩子几乎脚都跑不动了!好不容易等堂妹一家走了,顾爸和顾妈的晚饭都吃得不够爽,一边吃一边对管桐和顾小影旁敲侧击:“今天那个小孩子挺可爱是吧?”这个年,就这么从头到尾,都充满了低气压。

但顾小影是谁?她是个杀不死的小强啊!面对两边四个老人的夹攻,顾小影迅速制定了下一步战略方案!

首先,顾爸说得对,他俩有必要恢复正常的作息习惯。尽管管桐在蒲荫有时候身不由己,但隔着一条电话线,她得坚持展开作息方面的监督。她自己也不能天天晚上码字或者上网聊天了,得早睡早起,坚持吃早餐。管桐似乎已经打着“希望工程”的旗号戒了三个月的酒,还要继续坚持下去!顾小影也要把健身卡办好,反正不能再这么懒散下去了!

其次,必须加大每个月的接触力度,尤其是在排卵期内接触!按照网上介绍的排卵期计算方法,顾小影务必保持在排卵期前后共三十天的日子里,每隔一日就要努力强暴老公或被老公强暴一次!尽管会很辛苦,但要义无反顾!

再次,据说有种神奇的东西,叫做“排卵试纸”?必须在最短时间去买它百八十回来!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从哪里跌倒了就从哪里爬起来!

可是,顾老师如此辛苦,却仍然在半个多月后再次迎接了“小队长”的到来。

大清早,顾小影死死盯着验孕棒上的一条杠杠,第一个反应是难以置信!第二个反应是痛不欲生!真是不能相信这个惨淡的事实啊——顾老师毅然拿出另外一根验孕棒,可是苍天可鉴,她的眼睛很好,没有幻觉,真的,真的仍然是一条杠杠啊!

顾小影崩溃了:所谓怀孕,不就是一颗精子和一颗卵子,它们于千千万万个精子的包围中相遇了,没有早

一秒,也没有晚一秒,就那么遇见了……于是,它们拥抱、渗透、合二为一……这有什么难?可是为什么,当真正脱了小雨衣之后,才发现这件事情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呢?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啊?!欲哭无泪……

于是,经过一夜的思考,第二天,顾小影给管桐布置了一个看似简单的任务:“五一”前后的七天时间里,必须每隔一天为生孩子这件事奋战一次!可管桐快愁死了——七天,机关里缺一个科员或者几个办事员都没问题,可是缺一个副县长,这得耽误多少事儿?因为顾小影是发短信下达的这个命令,所以管桐看着自己的手机没法不气愤:不就是生孩子吗?至于这么兴师动众吗?挺顺其自然的一件事,每月都有一次机会,又不是高考,一年才一次,她急什么?

你没看见他家的台历啊——只要看看台历就知道某天排卵试纸显示是一深一浅还是只深没浅。按照台历的指示,他再想老婆,也得掐着时间回家;再想随心所欲,也得在床上按照最标准、最保险的姿势完成程序;就连他想给老婆一个高潮也被他老婆一句“抓紧点,弄出来就行”给堵得哑口无言。

所以,这段时间以来,他基本过着这样的生活——回家要定时,一月一次的见面只能选择在他老婆的排卵期;做爱要频繁,恨不得把所有精液都释放在这充满希望的几天里;射精要保量,只要能达到这个终极目的,是否有快感早已经不重要;缠绵可取消,程序完成后他老婆立刻一副大功告成的表情打着哈欠闭上眼,没等他说话她已经睡着了……

管桐叹口气:这到底做的是“爱”还是任务?扣着个完成任务的大帽子,管桐第一次觉得,自己在他老婆眼中基本就只是一个活动精子库而已……

然而管桐没想到的是,他老婆比他想象中的,还要有行动力!

五月中旬,刚好系里有个老师要筹备婚礼,顾小影欣然与其换课,于是“五一”前夕的四天时间里,顾小影就不需要到校上课了。四天啊!加上“五一”三天假,再参照自家台历上的记录表……顾小影掐指一算,顿时喜上眉梢!

就这样,几天后,管桐怀着半腔震惊和半腔思念,在蒲荫长途汽车站迎接了顾小影的到来。而那个晚上的最终成果,说起来还算顺遂。睡觉前,她有点恍惚,她知道是自己太心急了,可是她没法做到不急。真的,只要静下来,她就会想起管利明的絮叨、自己爸妈的期待,想起常去的“备孕论坛”里那些姐妹们的苦楚。常常有人在论坛里匿名问“你们说,是不是只有我死了,我的世界才能从此清净”……顾小影看到这里,只觉触目惊心。

她倒也不想忐忑、不怀疑,仍然每天傻乐傻乐地过日子……可是,随着又一次失败的到来,她知道有些事真的不像想象中那么乐观、那么容易了。失败的原因倒也很简单:管桐太忙。

七天上,尽管还有三天假期,但管桐一共上了六天班,加班四次;据说节后省里在蒲荫有个现场会,所以县委县政府相关人员谁也没把这个节过好。顾小影没办法,只能自己陪自己玩:看看电视,逛逛大街,上上网……

在这种工作强度下,顾小影担心的事情终于变成了事实——第五天的时候,饶是管桐满头汗,自己都撑不住了轰然躺倒,也没把顾小影期待的“84消毒液”盼出来。

就这样,顾小影胡思乱想着睡着了。在她睡着之后,管桐侧头看她一眼,才深深吸口气,皱起眉。他有点恐惧地想起一个词,一个是男人都忌讳的词——ED。